

Zuo jia

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漓江出版社

王云高卷

Guojia

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漓江出版社

王云高卷



王云高, 壮族, 1936年9月出生, 广西南宁人。曾任南宁四中教师, 《南宁晚报》、南宁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 南宁化工厂工会干事, 南宁粤剧团编剧, 南宁市文联副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有长篇



王云高

简介

小说、影视剧本多种。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彩云归》(与人合作, 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明星恨》(获1987年全国通俗文学优秀作品二等奖)和《雍正皇帝》(与人合作, 被拍成31集电视连续剧)等。

编委会

顾 问◎潘 琦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长)

主 任◎阳建国

(广西新闻出版局局长)

副主任◎夏永翔

(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张 武

(漓江出版社社长)

冯 艺

(广西作家协会主席)

宋安群

(漓江出版社总编辑)

组稿统筹◎冯 艺 宋安群

编辑统筹◎张 武 宋安群

编 务◎庞俭克 金龙格

总 序

潘 琦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也被称为人学——写人，感人，教育人。作品总是通过塑造人物，描写自然的场景和语言交流去反映社会的风貌，表现时代的精神，抒发作者的情感，以达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

广西这块美丽而神奇的红土地，蕴藏着丰富的文学艺术资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了一方文化，培育了一批文化人。可喜的是，从四十年代起，广西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崛起，他们积极投身到生活的激流中去，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心，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谛听时代前进的足音，探寻新时代人们内心世界的变化，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把人民群众闪光的思想和高尚的行动化为艺术，创作出一大批在区内外有很大反响的文学作品，一些典型形象，进入了祖国灿若群星的当代文学艺术典型的画廊。他们代表了一个时期广西文学创作的水平，是广西文坛宝贵的财富，受到党的重视和支持，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为很好地推介优秀作品，保护这份经作家们辛勤劳动获得的宝贵财富，漓江出版社和广西作家协会一年前开始着手编辑这套

《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收集了全区 20 名资历较深、创作成果丰硕、作品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一部分作品，选编成集。他们之中有著名的壮族作家陆地、韦其麟，京族作家李英敏以及瑶、侗、仫佬等民族作家。《丛书》包括小说、散文、杂感、诗歌、文艺随笔、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多种体裁的作品。为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出书，一次推出种数之多，篇幅之大，这套丛书目前为广西之冠。透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广西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成长的道路和他们思想发展的历程，及其文学随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在创作内容、技巧、风格上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可以看出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我国各民族大家庭中对祖国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这些创作经验和有时代感的作品对现在从事创作的文学青年有一定的借鉴、学习、参考价值。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希望八桂大地涌现出更多的文学新人，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佳作。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为我们指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改革开放大潮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在召唤着我们的作家。我们在时代的召唤面前，应当毫不犹豫地迈开双脚，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到实践中去，那里有结构出色的文学作品的骨骼、血肉和灵魂，那里有铸造民族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学作品的旋律、色彩和音响，用我们的热情和智慧，去歌颂新事物，塑造新形象，表现新时代人的崇高思想境界、精神风貌，谱写出一曲曲新时代的赞歌！

出版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篇总序，遵嘱写下这些文字与大家共勉。

目 录

后脱贫阶段	(1)
尴尬的领奖台	
——后脱贫阶段之二	(8)
弯曲的弹道	
——后脱贫阶段之三	(21)
人狗之间(荒诞传奇)	(30)
火化炉前(科幻小说)	(68)
复 活(野史小说)	
——《草堂》阅微之一	(77)
爱的疲惫	(94)
晨光,拉开了帷幕	(138)
存 痣	(151)
金坛芙蓉水	(160)
寡妇门前(电影小说)	(169)
前书记和后夫人(电视剧本)	(220)
童子尿(小品)	(262)
失灵的神(小品)	(268)
村里来的姑娘叫小芳(小品)	(276)
浪漫春色(小品)	(282)
附录:作品目录	(289)
目光和足迹	
——小跋	(291)

后脱贫阶段

走进宴会厅，刘老五整个儿地吓傻了。

您可别误会，以为老五叔是个土包子。不对，在咱龙拉村，他可是个拔尖的人物！他们刘家，到他时已经有三代书香。他那当过蒙馆老师的老子给他题的官名是刘黄堂，乡下人刻薄，叫他“刘荒唐”。其实那里边的含义，只有他们父子俩心照不宣：黄堂者，太守也，相当于我们的地厅级领导。“四品黄堂，五马驹蹏”。要在“文革”中暴露真情，会上纲为“野心家”的。到今天才说白出来，人们就会理解出“希望工程”的含义。怀着这么个明确的希望，他老爸不满足于区区的“家学渊源”，送他上了新式学堂，使他成了龙拉村第一位高小毕业生，算是东乡十六山村的第一号知识分子。也许是凭着这么点代表性，建国初年县青年联合会成立，解放军指名让他进县城当了一回代表，列名于委员之中。他于是成了龙拉村第一位在县里“当官”的人物，回来之后不久就成了亲，在他家的家谱上落实了一名“刘黄氏”。

那些年，他算得上“小乔初嫁，雄姿英发”呢。

没想到，委员虽响却是虚衔，别说离“地厅级”十万八千里，只在村小安排他当了个教员，还是民办指标，连个干部也不算，实惠没捞上，倒成了招风大树，1957年便“挨了”。村里人心慈口贱，到后来“风雷激荡”之年，知识分子被称为“老九”的时候，区别对待，只把他这个独子称为“老五”，一直沿用至今。

从此，开始了他坎坷的历程。他可说是忍辱负重，为家乡的“两个文明”作出贡献。不说别的，就说这个村名吧，老壮文写成“窿岁”，新壮文写成“lonzlab”，循音索义，无非是老老实实，说明这个村是个山窟窿，石头缝中的一个居民点。是他，把土话儿跟中原文化接了轨，向县政协（对了，在“左派不香右派不臭”以后，他当过一届县政协委员）提了个提案，提案转到“地名办”，采纳了他的建议。

龙腾虎跃，拉车前进。两个汉字印上了本县地图，他刘老五的祈盼传给了子孙万代。

新潮玄学有一门“姓名科学”，说是人的姓名决定了他一生的吉凶祸福。因此，要得好命，须得好名。刘老五不信，他举出本族七个刘卫东九个刘小红的不同命运反证。但历史却似乎专门跟他开玩笑：他把村名改了之后，龙拉村可真有点龙腾虎跃的味道了，四年前一举脱贫，接着又出了几位大款儿，把买卖做到京城去了。

刘老五的儿子刘老三就是其中的一个。刘老五进京是吃喜酒去的：他们家老三那个集团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是个京城小妞，老三跟她一不留神好上了，又给他家添了个“刘黄氏”。老五虽然“臭”，也懂得要艰苦奋斗，本来不愿千里迢迢地去喝这杯酒。无奈儿子媳妇孝顺，苦苦地劝他来领略京城风物，亲家也盛情邀请，他不好再拗着山里人的脾气。再退而思之，司马迁有过“壮游”，然后才“文章多山川奇气”，杜甫也因为“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结识了李白、高适、岑参等一班大腕，然后才上了一级台阶，写出了此后的精品。思之者再，乃欣然就道。

没想到，一路仆仆风尘，一下火车就弄到这灯红酒绿的厅里来了。

酒过三巡，菜上四道，刘老五感到一片茫然。

他绝对不是土包子。“县青联”成立宴会时，面对着一班地道的“土老帽”，他曾在席上“指点江山”，说了个头头是道。可如今，八六四十八年过去了，他居然晕头转向起来。第一道上的燕窝，第二道

上的是鱼翅，他虽然没吃过，但总算是“久仰盛名”：山珍海味，参茸燕翅，历来是豪门贵族充阔说嘴摆谱的本钱。现在时代前进了，连参茸也上不了高级席面了，只剩下燕翅两伙计还在艰苦奋斗，做了打先锋的“廖化”。

刘老五尖着筷子尝了一小片鱼翅，他实在不敢恭维。京城人口味重，他觉得远不如老伴在世时为他弄的粉蒸肉，一吃一口油，实惠！

“亲家，您这是……”老亲家在对席举箸相邀。

刘老五蓦地一惊，意识到刚才也许下意识地皱眉了，这不够文明礼貌。便慌忙拿起汤匙，呷了一小口燕窝汤。与此同时，心头冒出了句俗话：“牛嚼牡丹——不知好货。”

他不知道是该笑牛呢，还是该笑那拿牡丹做牛饲料的人。暴殄天物，是折福的噢。

他觉得浑身不自在。儿子媳妇，待坐两侧，鬓影衣香，空调机在右侧送来微微热浪。他对这北国的寒冬可说是心怵久矣。决意北上以来足足听了半个月气象消息，在寒衣上作了“一级战备”，没想到竟碰上这样的场面。他把衣服脱了又脱，只剩线衫加衬衣了，还是大汗涔涔！右侧就是儿媳妇，谈笑自若，落落大方；可刘老五倒恪守壮家的风俗，比该拘束的新娘更拘束。

第三道菜上的是“太极鱼”：两条鱼首尾相连，拼在一起，像韩国国旗那个大圆盘，四周围疏疏落落，有红有绿，摆着几撮辣椒丝。

刘老五自发地又皱了皱眉，倒不是因为它的气味，而是讨厌那咬尾连头的古怪造型。儿子却在一边夸夸其谈地卖弄开了。他说太极鱼其实不是鱼，或者说不是原装的鱼，它们是马鲛鱼那个最宝贵的地方剁碎了重新拼组起来的，具有滋阴壮阳妙不可言的滋补作用。

他听到儿媳妇在右耳边哧哧地笑。

儿子似乎更得意了：“‘一鲳二鲙，第三马鲛郎。’这马鲛鱼虽然

只是个铜牌得主，可它们的生殖能力惊人呢，所以到现在还不受保护呢，据专家估计，到了2049年，它就该拿名鱼金牌了。”

满席的人都笑了。刘老五看得出：有些人是真心地欣赏，而有些人只不过“女婿哭丈人——随大流”而已，看到小三那洋洋得意的神情，他心里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刘家的书香到了第四代，那坟山就像是不大贯气了：老大固然闹了个“副高”职称，在县里和地区都排上榜了；老二就差了一截，只好往官场上靠，但弄上“副处”，在县里到底还是个风云人物。就这个三小子，别的都不继承，只继承了自己那“高小学历”，就死活不肯念书了。

可谁能料到，直上京城，“扬名声，显父母”的偏只有他，这个自己从来看不上眼的角色。

世道哇世道，进了还是退了？

“亲家，您哪甭客气，请！”脆而且甜的京白提醒了他，走神是失礼的。他嘴里应着，手却顾不上转动桌盘，大老远地将筷条伸向对面。他对那神鱼没兴趣。滋什么阴壮什么阳，老子靠七十的人了，莫非还得给你小子补个后娘！

他应付式地夹了两条辣椒丝就往嘴里塞。好辣！北方人口味重，连北方的辣椒也凑热闹，一股辣劲从舌苔上冲泪腺而出，熏出来一汪眼泪。

幸好，亲家已看不清他了：一张肉饼端上来，他刚伸出筷子，那灯光却蓦地暗了下来。

奇迹出现了：刘老五发现，他的筷子下边，就像满天星斗，闪烁着点点金光。

“这个，叫做财星正照。”儿子在左边朗声解释，“诸位请哪，请用，甭客气哟！”

又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刘老五正在琢磨，他儿子的助理便自豪地向他解释：这是道著名的粤菜。那闪光的是金屑，纯正的24K正品。“光这道菜就八万块呢，您老有福养了个孝顺儿

子……”

刘老五的筷子又在半空中停下了。这年头“八”字流行，但他的记忆中还有个更鲜明的八字：老三出生时，“激荡的风雷”已经扫荡了他的教职（当时称为“夺回文权”），回到村里务农，每天挣8分钱的“邮票工分”，熬得口流清水，眼冒金星。

那金星，也就仿佛眼前的情景。

只是，老三这小子怎么搞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哪样不能用金钱买了上桌？干吗非得直接把黄金洒在菜肴中摆阔！话莫乱讲，嘴莫乱吃呢！这金屑也能吃？《红楼梦》里那个尤二姐失恋吞金自尽，你小子财发多了想找死？！

他心中又是一阵发烦，啪地放下筷子，掏出支烟吸起来。青烟袅袅中，他仿佛看见菜里的金星也飞动起来，像一群夏夜的萤火虫。

胸口一阵发虚，他仰八叉倒在了地上。

婚宴打断了，好一阵折腾，直乱到急救室。

病人昏迷不醒。儿子只好尽其所知地回答。

“家族史？说不清；个人病史？也不大明白。好些年没在一起了。这回把他接来，从家里爬了半天山，到村里骑了两个钟头矮马，到乡里才搭上汽车，又跑了半个钟头……”

“慢！”主治医生礼貌周到地打断了小三，“这么说，他的体力一直很好？”

“怕也不能这么说吧！”儿子显得有些犹疑，“县里有个小机场，头儿是经常给我们运货的朋友，答应捎上我们。老爷子顾虑重重，禁不住我左说右说，六十好几的人啦，坐趟飞机开开洋荤也好。他才上去了。可‘运七’刚一升空，他就连连嚷着胸闷心跳，要死要活，没法子，只好重新降落——为了这一升一降，我还认罚了四万！”

“那叫恐高症。只是，据医学文献记载，它没有后遗症，更没有

几天后复发的记录……”

一个困惑一个谜，谜谜相连，像一篇推理小说！

好在推理并没继续多久，血常规报告单来了：患者的血象是典型的低血糖。经过简单的静脉输液，马上六脉平和，健步如常，甚至可以说是精神焕发。但是，在八万元盛宴上发生低血糖病例，这毕竟带有传奇色彩。

于是，消息不胫而走，议论也就纷纭而起。

议论的主流自然是对刘总的赞扬：好一位杰出的农民企业家，不但争了气，而且还反哺情深为了接老子来喝杯“新妇酒”，一掷十几万，不但显示了经济实力，还体现了精神文明！

另一种议论则偏重于经济对比：从八分钱一天的收入到八万元一席的盛筵，刘家的生活今昔对比，足足提高了一百万倍。推而论之，今日农村的脱贫，已经是不成问题的课题。但也并非毫无遗憾，主要是这位老太爷显得欠点层次。那消费观念赶不上形势。这个刘老五，直头一个刘姥姥！亏他还是个知识分子呢！就说那盘太极鱼吧，要吃，您总得把转盘弄到面前再下筷不是！可他纯粹外行，那辣椒丝摆的明明是“地天泰”的图形，他从对面伸出筷子，把大吉的卦象吃成了“天地否”，还能不出事儿！

外边的议论纷纷，中心化验室的人听不到。他们正陷于失望之中：听说病人是从金属宴席边抬来的，一来就洗了肠，可为什么淘来淘去——

那大便中一星儿金屑也找不到！

作品外的生活

本篇初发表于湖南《新创作》1998年第4期，后发表于《民族文学》。

那年春天，我跟孙道临在北京搞本子，善茂表弟在公主坟请我们撮了一顿，店主据说是某名人的孙女婿，生意兴隆，话题也就同步丰富。我头一次从善茂的口中听到了“四万元找数”的盛况，但那“金屑宴”，却是一年多以前听说广州的豪举。我更惊奇的是，对于那些“豪举”、“盛况”的消息，孙导的惊诧神情似乎不亚于我，我还不怕透露一些“隐私”：在出发去张家口那天早餐后，孙老把吃剩的半个油饼带上了，我们后来在火车上分着吃了。

生活的原型就是这么多。其他细节，全是我“凿大”出来的。

历史和现实，生活和作品，就这样扭成了强烈的对比。用不着专业的评论家，一般的读者都可以从作品中品味出夸张而真实的艺术。但是，如果我不透露出上述隐私，再刁的内行也不会从文中那位“土老帽”身上猜出孙道临的影子。

荒诞中的真实，真实中的深刻。如果作品取得了某些成功，那我先得感谢生活的仁慈！

尴尬的领奖台

——后脱贫阶段之二

“钦差大臣”

虎滩镇建制 100 周年了。这在我们市固然可算一件大事，可从一个省的全局来看，到底显得分量不足。但可贵的是，虎滩制药集团公司经理林秀珍女士出手不凡，提前一年就宣布出资八万八，设立“海马杯”电视剧奖，还承诺视剧本情况，以投资的方式赞助拍摄资金，以繁荣本市文化艺术创作。

谁都知道，“海马再造丸”是这个公司的“拳头产品”，在一度销路很旺，拥有辉煌后，现在又面临着新的竞争和挑战。商家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再加上方言的巧合：白话地区的“杯”，含有某种“引诱”的歧义，因此这场戏开头时弄得有点不蓝不绿。但无论如何，折腾近年，总算是拍出来播出去评出手了，从动机到效果，这都很不容易。因此，在百年庆典举行时，文联党组要我以视协名誉主席的身份前去祝贺，顺便了解这部作品的来龙去脉。这一来，我等于成了“钦差大臣”，一言一动都要三思而行了。

先调来获奖作品的文学剧本《没有海滩的诗》，从逻辑到修辞，一开头就给人一种新潮的玩儿深沉之感：海滩和诗是两个概念，交叉的部分本来很小。从《诗经》、《楚辞》到《唐诗三百首》到古今中外

的诗海，没有海滩的诗何止恒河沙数：叫人怎么抓“这一个”的特色。再细看下去，人物、故事和语言都相当一般，只有宣传药品的意图是时隐时现地贯串全剧。而这，又恰恰令我难以措辞：药丸是经过医药、工商部门鉴定的合法商品，宣传也显而不露，你就是翻遍广告的条款，也没有根据亮这个“擦边球”的黄牌。

光看文学剧本是掂量不出影视作品的。好在它的编剧兼总策划伍世昌是我的老文友，请他来谈谈背景，也许会有助于进入创作氛围。

只是，电话约了几次，他不是说忙，就是说身体欠佳，明显地是有点避而不见的意思。

不受欢迎的奖金

终于到了那一天，我不能不去，他也不能不来，都堵在主席台上了。但是，韦镇长热烈欢迎于前，希望我经常光临，以提高本镇的知名度；林总经理亲切关怀于后，问及我的健康，看她的公司可有可以效劳之处！这对金童玉女，像两扇门隔开了我和世昌，把寥寥的几句对话也滞留在客套应酬的初级阶段中。到后来，是镇小学的红领巾上台献花，这一股五彩斑斓的潮水，把我们之间的任何对话都淹没了。

但我的疑窦并没有完全淹没。我注意到世昌的神情比较复杂：在台上台下那些新朋老友面前，他诚然是喜笑颜开甚至才华横溢，跟其他受奖的才子无异；唯独面对着我询问甚至是无言的眼光，他却又有点闪闪烁烁，那神情，像跟“文革”中面对“专案人员”差不多。

但我已经顾不上接着观察推理了。庆祝会已经正式开始，照例是韦镇长的主题讲话，历述本镇三年来的沧桑巨变。这里那里，一次又一次地捎带上对林总和她的集团公司的颂扬。

这种颂扬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虽然是本地人，但不来已久，我也感到了这个偏僻渔村的变化，喻为“沧海桑田”是并不过分的。石板街道，青砖码头，固然还保存着盎然古风，但青石街道两旁的生活，却确实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旧的木楼、“干栏”之间，隔三岔五地穿插着彩色玻璃，高级茶楼酒馆，卡拉 OK，连同桑拿保健按摩……可说是应有尽有。

这一切，不能说都是这三年的突变，也不能夸大“海马集团”的贡献，但韦林二位的支柱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就连刚才给我们献花的红领巾的校服，也无一不印上虽不抢眼，但却足够鲜明的标语：“扬鞭海马，称雄天下！”

红领巾们以他们的铜鼓和洋号助威，把韦镇长热情洋溢的讲话画了一个灿烂的句号。

接下来是颁奖。在一系列行政性、事务性乃至商务性的奖项后边，“海马杯”电视剧奖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瞬。作为代表市文联的贵宾，我有幸被邀与镇长共同向伍世昌颁奖。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向你祝贺。希望你再接再厉，更创辉煌！”

说起来，这也是我的熟悉业务了：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领过又颁过各种文艺奖，也曾经多次听过或说过这两句“八股”，甚至获奖人的“样板表情”我也心中有数。他果然热泪盈眶，激动地望了我一眼。但当我说出后半句时，他却像触电一般迅速抽回了手，连奖状也顾不上接。

韦镇长似乎没注意到这变化，仍然按照原先的安排宣布：“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尊贵的客人、市文联的代表讲话！”

我被掌声轰向讲台，只好含而混之地祝贺了两句，又称颂了一番，便建议欢迎伍世昌先生讲话——受奖人是颁奖会的天然主角。但这里边，也有我小小的恶作剧，你不够哥们，我倒要当一回“二传